

馆藏文库

章以武作品选

Zhang Yi Wu Zuo Pin Xuan

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章以武作品选

Zhang Yi Wu Zuo Pin Xuan

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以武作品选 /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. —广州:
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218-08758-0

I. ①章… II. ①广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
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8544 号

ZHANG YIWU ZUOPIN XUAN

章以武作品选

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曾 莹

责任编辑: 林 冕 陈其伟

装帧设计: 黄肖铭

责任技编: 周 杰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18-08758-0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33.75 插 页: 4 字 数: 650 千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8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

2011年作者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摄于北京国子监



16岁时的作者



作者与夫人



夫人参加援外医疗队在非洲



女儿在国外留学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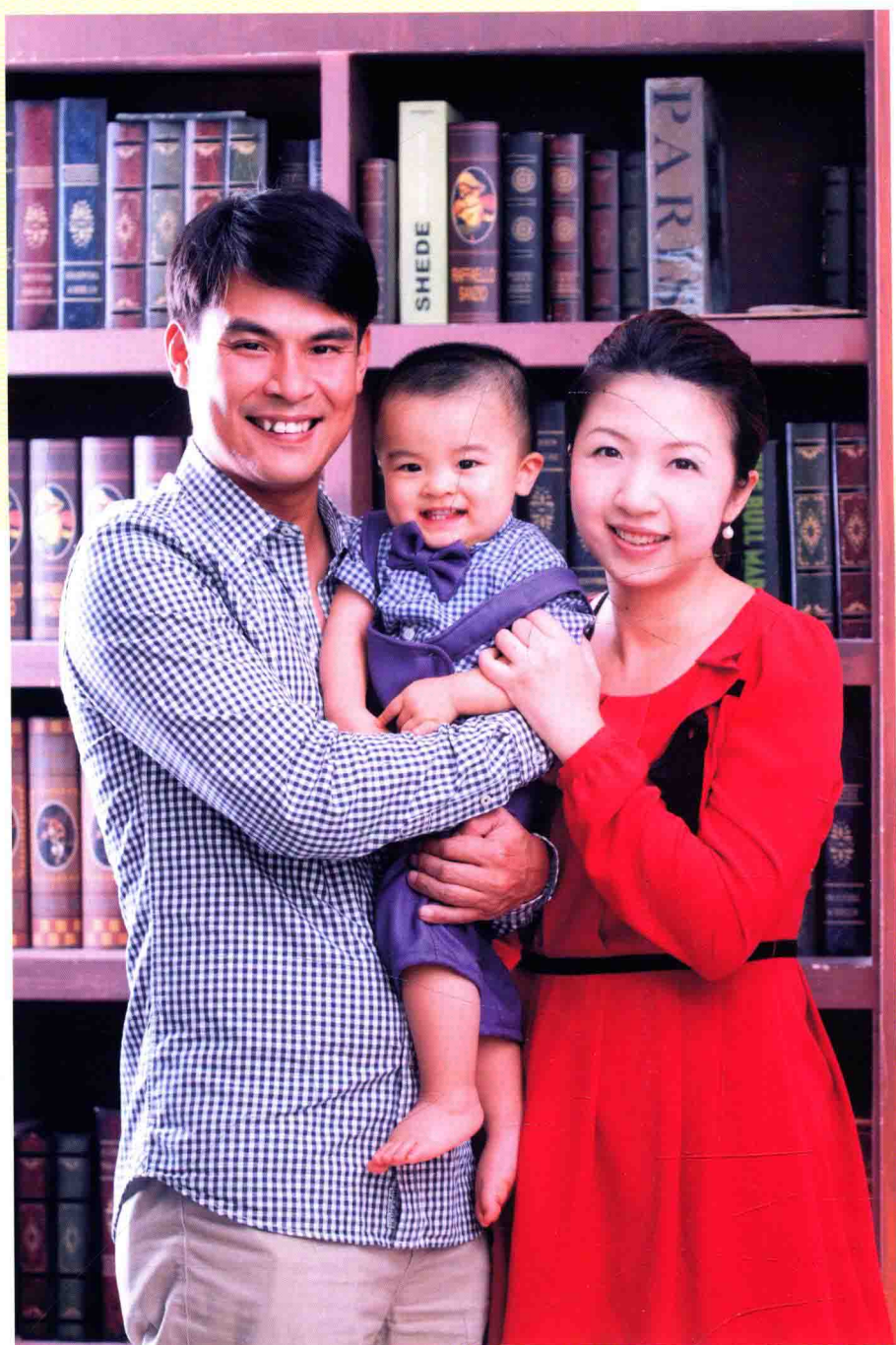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与女婿



作者与夫人儿子儿媳摄于居所门前



儿子与孙子



儿子儿媳与孙子

《馆员文库》总序

周 義

文化艺术的传承是人类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传承，是“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必要途径；是陶冶道德情操，抒发美好理想，丰富人们生活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领域；是一项益于今人，惠及后世的经久不衰的事业。

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记载历史，展现未来，静憩在书本之中，发力于现实之间，弘扬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。观今易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对文化艺术研究成果的整理、总结与利用，是国运昌隆、社会稳定的表现，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、借鉴的要务，是保存民族记忆、推动社会发展的大事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，以文化传承为核心，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己任，汇聚群贤编史修志，著书立说，文研艺创，齐心描绘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，共同谱写文化发展的生动篇章，不断挖掘中华文化开拓创新、博采众长的精神内涵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有盛誉、造诣深厚，在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，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和研究成果，是独特艺术魅力与社会进步思想的完美结合，是文化艺术研究者对时代、生活的深刻思考和感悟。正是通过这些作品的表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，馆员将自己渊博的理论知识、丰富的实践经验传给后人，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延伸和发展。

为了使这笔珍贵的学术成果得以保存并充分发挥作用，让经典涵养道德，让智慧启迪人生，我们将馆员的文史、艺术等各类研究成果精华编纂成《馆员文库》，不定期地持续出版，以飨读者。《馆员文库》是人生哲理的文库：从不同角度反映馆员专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研究，蕴含着宝贵的人生经验，有利于我们冷静地观察和反思各种历史文化现象，从中获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力量；《馆员文库》是文化基因的文库：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，力求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基因，展现中华民族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、开拓创新的

精神风貌，增添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；《馆员文库》是道德标尺的文库：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，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，让文化艺术成为价值标尺上最明晰深刻的衡量尺度和践行坐标。

在《馆员文库》付梓之际，我们期冀敬老崇文之风历久弥新，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薪火相传，文史阵地翰墨飘香。

〔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（文史研究馆）党组书记、主任（馆长）〕

自序·你是可以写些东西的

我是浙江宁海人（祖籍三门县海游镇）。抗战时，上海沦陷，全家迁至故乡宁海。老家西门杏树脚，有棵高大苍老的银杏树，春雷滚响，躯干上绽放出一天一地的青葱绿叶，一闪一闪，给人振奋与力量。每当我生命中出现创痛的风雪、沮丧的泥淖，我总会想起它！想起它，我眼前就会浮现正气凛然的方孝孺，“台州式硬气”的柔石，画笔如椽的潘天寿。那融进我血脉中的“宁海”情结，伴随我这个异乡游子在南方的白云山下珠水江边闯荡了几十年！

我的文学之路，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。他是一个禀赋温良，城府不深，不善经商的大少爷。他酷爱京剧，是京剧票友。记得父亲从公司写字间回家，喜欢在厢房里背手徐步吟唱《四郎探母》，有时，也带我去共舞台看京剧《血滴子》。一次，厨房煤炉上炖着猪脚，妈说：“大爷，别让猪脚烧焦了，我出去买点东西，一歇歇就回来。”父亲用京剧念白答：“娘子，你好生去吧，为夫晓得了，路上风寒，你早去早回！”待到妈回来，厨房里已弥漫着呛人的焦糊味。妈责怪他：“你这个人总是一日到夜痴头怪脑唱不够！”父亲仍以京剧念白：“啊，焦了，焦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夫君一厢赔礼啊。”哦，幼时的我，耳濡目染，对戏剧发生了兴趣。

我家附近，有位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阿官，算命时声如洪钟，拉腔拉调，要害处“铁面无情”，算得一个个妇人泣不成声。少年时的我也听得专注入神。旧社会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苦命人只好去祈求瞎子先生，倾诉心中的血泪，求得慰藉。这就是我最早接触的民间“说唱文学”，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启蒙。

杏树脚的上隍畈，有一位开着小酒店的胡先生，他为人热情爽朗，人缘好，每当夏夜，酒店门口的条凳上，坐着好多远近的邻里故友，在这里神侃，这里几乎成了信息中心，很接地气。夜色中，早烟嘴的火光时明时灭，少年的我瞪大双眼，蹲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。记得有位泥水匠，在外码头见过世面，他有一肚皮的神神怪怪的故事，讲起来有声有色。听多了，我们几个大孩子会拆穿他：“泥水伯，你瞎编，你说的这个故事又像《七侠五义》，又像《封神榜》，胡乱拼起来的。”他摸摸我的头笑言：“你们小东西不懂，故事就是穿长衫的先

生，道听途说加油添醋编出来的，大家图个开心就好，勿要太顶真。”现在想想，泥水伯粗懂文化，说的话倒不无道理哦。写小说，就是要故事中听，大可不必太煞有介事端起来的。太端了，太追求微言大义了，反倒不中看不中听了，可惜这个道理有的人就是拎不清。

1951年冬天，我才14岁，报大年龄，与上海一千多名知识青年，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，高唱苏联歌曲《共青团员之歌》：“再见吧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。”离开了霓虹闪烁的故乡，参加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行列。我先在兰州人民银行干部学校培训一年，后分入甘肃省定西地区的人民银行当一名农村信贷员。定西地区，那是中国最苦寒荒蛮、不宜人类生存的地方。晚清重臣左宗棠上奏：“陇中苦瘠甲天下”，这是对它很准确的概括。我的工作是与区里下派到乡的工作组一起，在春荒时给村民发放救济钱粮贷款。如果买几十斤杂粮的钱不及时发放到村民手中，他们就得挖苦苦菜、铲苜蓿草充饥。在那里，漫漫黄土，沟壑纵横，朔风千里，沙尘滚滚，一片死寂，最大的难题就是缺水，年降水量仅四十毫米，女人在出嫁时才有可能认认真真洗一次澡，绝非夸张。早晨，从水窖里舀一瓢有异味的浊水，用手小心地掬起往脸上抹抹，然后干毛巾擦擦就算洗过脸了；刷牙，那是奢望。吃的是派饭（每天到不同的农户家吃，付四角伙食费），一日两餐，主食叫散饭，一种用苞谷粉、糜谷粉等杂粮煮成的稠稠的糊糊，加入不削皮的洋芋疙瘩（洋芋即马铃薯）。因为我们是公家人，上宾款待，炕桌上有四个菜：干辣椒粉、醋、臭酸菜（生的，浇几滴胡麻油）、洋芋丝，餐餐如此。夏天，偶遇家境稍好的农户，能吃到萝卜片、拌韭菜，真有盛宴之感。不过，我仍然十分感激大西北的散饭与洋芋，它磨练了我的意志，让我长得很硕壮。年轻的婆姨夸我：你这个上海娃子好俊哩。在基层，我还有一个职责，组织成立信用合作组（社），信用组里要有粗懂记账的会计，去哪找？终于物色到一个有初小文化会打一点算盘的小青年，他也肯学，经我点拨，就上阵了。也许是心血来潮，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，油灯下，炕桌上，铺一张纸片，我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通讯《放羊娃当会计》，标点不会点，全是逗号，最后画个句号，寄去《甘肃日报》。真的行运行到脚趾头了，那时省里正召开全省金融工作会议，我的这篇小文章撞在节骨眼上了，竟然在1955年的《甘肃日报》上刊登了。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啊，我“中举”了，县支行行长大悦：我们这里出了个大秀才。于是，我也就调入县城支行当了名农村金融股的股员。应该说这篇通讯稿是我笔墨生涯的处女作，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！从此，我有机会吃到羊肉泡馍，吃到烩面片，也能在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啃读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延河》等杂志，也读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名著，尤其是小说《牛虻》，主人公野性、坚毅与无畏的革命形象深深烙在我的心间。

1956年夏天，我以调干生身份，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招，先在兰州一中高

考补习班突击补课一个月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填鸭式地补习完初中至高中的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四门课的全部课程，真是心无旁骛、夜以继日，困了，拧开自来水龙头冲冲脑袋，饿了，咬几粒糖花生。这时，有支浪漫曲冒出来了，那就是我的初恋。在补习班里，我认识了一位临洮女孩。在甘肃，临洮与天水最多美女。临洮姑娘列宁装大翻领里的白脖子以及白鱼似闪烁的小手，特别使我神魂颠倒，男有心来女有意，我俩坠入情网了。我们相约到黄河边大水车下复习功课，岸边的景色很绿很妖，我们手牵手，眉来眼去，功课的事全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我问：“妹子，你喜欢我什么？”她答：“我妈说过你们那边的男人斯文不打老婆。”我笑道：“那也不一定。”她答：“我不信，你舍得打我？”我又问：“还喜欢我什么？”她答：“我妈说找男人要找穿四个袋子的公家人，保险。”我再问：“你妈还说什么了？”她答：“我妈说男人身上佩戴关勒铭牌金笔的有文化，你那只钢笔是英雄牌，都一样。”我道：“你妈好有水平，她还说过什么？”她皱皱鼻，思忖了一会：“我妈说男人会一点乐器活泼。你会吹口琴，你吹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好听！你风流！”我大笑：“还有吗？”她情不自禁地双手掩面：“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羞死人了，你这个上海娃子最讨厌！”呵，临洮妹子又傻又可爱，朴实得就像大地上金黄饱满的麦穗！足足一个星期，每个傍晚，迎着橘红的夕照，我与她，在黄河波涛的光波里走来走去，说不尽的痴人梦语。我终于清醒了。记得离开上海时，我妈妈对我说：“依年纪轻轻出门在外，做事体一定要想前想后，勿可以冲动。小晨光勿努力，青春打烊了，老了就会吃苦头。”是的，切勿冲动，人生若错失了播种季节，哪会有果实累累的金秋！于是我对临洮妹子说：“妹子，再这么迷迷糊糊下去，我们俩肯定考不上大学，全完蛋，你说咋办？听哥的话，日子长着呢，等到考完试再亲个够好吗？”临洮姑娘也醒悟了，她点点头：“那好，我也正犯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再约会，谁想约谁就是狗！不过，上海娃子，你记住，你吻过我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若不要我，我也没啥法子，我会难过一辈子！我这次报考医学院，你报考外语学院，苍天保佑，让我们双双考中，到那时，我们再相会！”

有幸被言中！然，两间大学不在一个城市，我们只通过两次信，原因很简单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她心高了，我心也野了，如鱼相忘于江湖，无缘哦。真的，没有惊心动魄的初恋的经历，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灵魂的震撼，不懂得五味杂陈的人生，而文学就是人学啊，要懂得这些才好。

有一种记忆是不会晒干的。1957年，我转学至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因在所谓反右运动中政治立场不坚定，于1958年整团时受团的严重警告处分（1985年，华师大团委函告撤销此处分），所以我是一个打入“另册”的学生，有的根正苗红的同学跟我划清界线。可想而知，我当时心情极为沮丧苦闷，总是踽踽独行，一个人躲进历史系资料室翻阅各种文学杂志，痴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，

也学着瞎写“楼梯诗”，上心理学课时，没认真听课，仍云里雾里地觅寻诗的王国，结果心理学考试不及格。这下子闯祸了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成名成家，吊儿郎当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扣到我头上了。1959年，《南方日报·副刊》以头条位置刊登了我的小说《在密密竹林里》，里边有公社社员谈恋爱的情节，这在当时犯了大忌（可惜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牵呢），报纸上出现对我小说的批评，这下子麻烦大了，系领导火冒三丈，小题大作了，不抓我这个典型，不拿我开涮拿谁？！政治辅导员找我个别谈话，口吻十分严厉：若不悬崖勒马要开除你的学籍！据说还通知广州各报刊不要刊登我的作品（而《南方日报》的关振东老师在事过一年之后为我开了“绿灯”，我的小说照发。至今，我仍感激这位仙逝的名家名编）。当时，我害怕极了，惶惶然不可终日。一日傍晚，我在教工住宅区独行，见到了教我们外国文学的李育中教授，他身着短裤文化衫，嘴衔烟斗，正在小院门前。李老师学贯中西，思想活跃，精通多门外语，曾是杜聿明将军的英文秘书，与中国赴缅甸的抗日远征军，在缅甸境内转战采访，写出了极具文献价值的20万字的《缅甸远征记》，他也是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作品的学者。更让学生难忘的是他没有大教授名作家的架子，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。我壮壮胆，上前鞠躬道：“李老师，您好！我是中文系学生章以武。”李老师瞧了瞧我：“哦，你就是章以武，我知道，我听说了，今天对上号了。进来坐，进来坐。”我走入他逼仄的客厅，傻傻站立。“坐下坐下，在老师家不用客气。”他递给我一支光荣牌香烟。我谢道：“老师，这是高级烟，您留着自己抽。”“没事，我的好烟用来招待客人的，我自己喜欢抽烟斗。你是哪里人？”“我是浙江宁海人。”“呵，那里可是人才辈出的，柔石的故乡人！好，好！”李老师跟我聊他在夏衍主办的《救亡日报》任社论委员的趣事，谈欧阳山、秦牧等名家名作。半个多小时了，我起身告辞，李老师似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章以武，等一会，你坐下。”他走进里间，端来了浅浅一碗腊味饭，碗里有一根香喷喷的腊肠：“吃一点，不多，只能给你一根腊肠，是我妹妹从香港寄来的。”我含泪，感动地端起碗来吃了下去。要知道，1959年，那是扭曲的饥饿的岁月啊！当时，我的体重从140斤降至105斤，可谓形销骨立，有的同学已饿得患上浮肿病了。李老师送我到门口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章以武，你发表在《南方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上的作品有的我读过，你是可以写点东西的。平时要多留心生活，多读名著，多练。”我连连点头：“谢谢李老师的鼓励！”夜色中，我来到大操场一角，扶着双杠，垂头大哭。尊敬的李育中老师，您把我这个打入“另册”的学生当人看待了，您是多么的仁慈！您给了我一碗人世间最香的腊味饭！您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！“你是可以写点东西的”，这句话，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，照亮了我的创作之路！

这个选集，是我从1978年以来发表的、搬上银幕荧屏的作品中选出来的。

长篇小说《南国有佳人》等未选入。其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评论大多发表于报刊。出这个集子也算对自己钟爱爬格子的一个总结。重新翻阅这些作品觉得都比较浅薄，不过那些文字也是靠心血的滋养和浇灌的。电视连续剧《南国有佳人》是应广东电视台副台长张木桂先生之约，为名演员萨仁高娃定制的，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没有木桂的催逼与咋唬就没有这个果子了，至今，我依然深深怀念这位一头霜白的在天堂里的老友！五幕话剧《三姊妹》是个体户题材的作品，由广东话剧院公演，后赴香港、澳门演出，反响不错。那是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品，港人看了颇觉新奇，说：中国内地开放了，赚钱的事也能当戏做了，允许发财啦。电影剧本《雅马哈鱼档》是我与黄锦鸿合作的硕果，由张良导演。公映之后，大江南北好评如潮，被评为1984年文化部优秀电影二等奖，参加国际柏林电影节。为此，我俩获得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嘉奖令，晋升工资一级，提前分得了住房。此电影还被中央电视台选入“中国电影百年”，被誉为“撕开计划经济一角，呼唤市场经济的到来”。该电影在北京大学放映后，有位同学欣喜高呼：“广州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！”其实，当初我俩也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，只因运气好，生逢盛世，改革开放了，出现个体鱼档这样的新生事物，允许劳动致富了，同时也深切体会到，年轻人，只要有一个好的平台，让他们施展本领，浪子也可以变成挺胸昂头的人。《爱的结构》是写思想大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，爱情观念的嬗变，由广东电视台拍摄，后中央电视台转播。

我要深深感谢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（文史研究馆）的领导：周羲先生、麦淑萍女士，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，诚挚指导，悉心爱护，才使得我的作品顺利出版，也要感谢广东文坛的老哥小妹们：范若丁、黄树森、伊始、卢锡铭、左多夫、钟晓毅等长期以来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关心、支持和鼓励！

谢谢哦，谢谢各位的隆情高谊！

2013年11月于
广州大学桂花岗教工宿舍

目 录

CONTENTS

自序·你是可以写些东西的 / 1

电影文学剧本

小蛮腰 / 3

爱的结构 / 61

“雅马哈”鱼档 / 104

电视连续剧

南国有佳人 / 157

电视专题片脚本

棋圣 / 289

魅力番禺·盛世飘色 / 296

五幕话剧

三姐妹 / 303

中短篇小说

太老 / 337

邢编辑轶事 / 380

白鸽飞翔的楼台 / 388